

## 滴滴泪珠坠落——纪念家父赵绵

○赵慰平

2013年5月23日，家父赵绵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96岁。本来生老病死是人世常情，父亲得享高寿，临终前我们子女全在身边，也得到了最好的医治，应该没有什么遗憾的了。但是夏夜苦长，虫鸣鸟栖，浮想联翩，思念旧事，挑灯草成以下文字。

爸爸出身于北京东城一个满族家庭，从小喜爱读书。书法宗柳体，清晰秀丽，正心端庄，其课堂笔记常被同学索要作为复习范本，又被老师誉为“有著作才”。1936年8月以优异成绩被北京大学化学系录取，1938年夏在德国友人的帮助下和同学朱基逃出北平，转道天津、上海、香港、河内后到达大后方昆明西南联大继续读书，1940年毕业。1948年爸爸得到资助赴美留学，期间国共内战，到了还款的日子，许多在美的同学都劝他说：现在时局未定，国共两党都管不了我们，这笔钱就是无头债，没有必要去还。但是爸爸不这么认为，他说：“我不懂现在的政治，但是这钱是动用抗战后最宝贵的教育基金资助我们留学的。做人就不能欠债，不管是对谁。”最后，爸爸用打工挣来的钱按时足额归还了这笔“巨款”。

在美国匹兹堡都堪大学获科学硕士学位后，爸爸到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任教。一次，他的恩师钱思亮先生（时任台湾大学校长，后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



赵绵学长（1940 化学）

长）邀请他去台大化学系任教，爸爸鞠躬辞谢道：“我的家在北京，家里还有70多岁的老母呢。”当看到同学们内部传阅的周恩来总理邀请留美学者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信件后，爸爸放弃在美的优裕生活和工作，冲破重重阻力，登上最后一班开往香港的轮船回归祖国大地。刚刚到达广州即被聘请为中山大学的教授，并作为首批的留美生在北京受到周总理集体接见。归国后任职当年顶级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后临床试验成功国际首例用于安全X光检验的钡餐，在当时对内科的诊断有重大实践意义。记得我小的时候爸爸曾经让我尝过这种药剂（我感到味道怪怪的）并马上进行了透视，所以我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做这种实验的儿童。1956年国庆登上天安门城楼作为观礼代表。当年他在学业、事业上可谓一路春风，任职于当年中国甚

至是国际顶级的教育和研究机构。

1957年爸爸因奶奶瘫痪在床，只不过是向组织强调了家庭的困难，没有马上听从分配去内蒙古大学任教授即被划为“右派”，用他的话说是“没有当成王昭君”，后被发配到辽宁锦西化工研究院。那个时候整个辽西困难得连肥皂都没有供应，百姓洗衣都要用炕灰和皂角这样的土办法。看到这些，爸爸查找国外专利配方制造出了肥皂，解决了当地人的洗衣问题，还特别制造出了当时重要的医药、工业原料——甘油。这些技艺对于爸爸讲不过是小菜一碟。但是这是爸爸在那个特殊困难的年代，为人民作出的伟大和实用的贡献。

除了精通英文、德文外，他在锦西又自学掌握了法、日、俄语，并且创办了当时辽西最好的专业图书馆——辽宁锦西化工研究院图书馆。爸爸到北京、上海和东北的高校和图书馆搜集了大量的百科全书、中外文工具书、全套的国外化学期刊和专利文献，以及国内当年影印出版的大量国外最新的科研图书，连化工部的领导看了都说这是国内最好、最专业的化工图书馆。日本研究机构也来慕名索取、交流资料。许多当年在锦西工作的上百名来自北京、上海以及其他重点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后来都无比怀念这个专业图书馆——是这个图书馆让他们在政治风波中没有沉沦，帮助他们后来考上了硕士、博士或出国留学，成为国内外一流学者。他们曾感叹：东北的环境虽然艰苦，但是天上派来一个留美的教授到这里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图书馆，并指导我们学习和查找国外技术专利，那是值得终身怀念的学习的圣殿和

心灵的净土。

2001年，爸爸因专业成就同原文化部长王蒙等一起被聘请为国家图书馆的顾问。后来爸爸还义务地为北京东单中国书店做顾问，帮助他们鉴别、整理古籍和中外图书。这也是他晚年一乐。

记得2001年的夏天，我陪同爸爸到太庙的书市买书，在翠柏树荫下，我问了爸爸一个长期萦绕在我心头的问题：爸爸，你那个时候从美国归来，后来去了辽宁农村劳动，生活工作反差那么大，以后又是“文革”，那个时候你比我现在的年纪都大，你是凭借着什么力量和信念支撑和坚持了下来的？最困难的时候你想到过自己获得解脱吗？

爸爸一听笑了，“哪里有那么复杂。我这个人的脾气就是凡是离开一个地方，不管它再好或者再不好，绝不会再去想它。现在就是现在，这里就是这里……我从来认为我没有错。抗战那么艰苦，美国那么先进，我都可以做事并取得进步。不让我工作，不让我搞科研，那是当时社会的错和黑暗，不是我的错。不管拿来多么天花乱坠的政治理论给我洗脑，也不管多么激烈的批斗，我对此都坚信不疑。另外我有老婆孩子，我知道我不能去死。我死了，他们怎么办？我没有那么傻……对于整我的坏人，我知道从那个历史角度看他们都是恶人不会有好下场。我明白我斗不过他们，但是我可以活过他们，看到他们可耻的下场。”

爱书是爸爸唯一和永远的爱好的事；卖书是爸爸不得已也是最伤心的事情。爸爸曾经在自己的书柜边赋诗：节衣缩食为买书，得之无异隋侯珠；学识本为力量源，子孙

## □ 怀念师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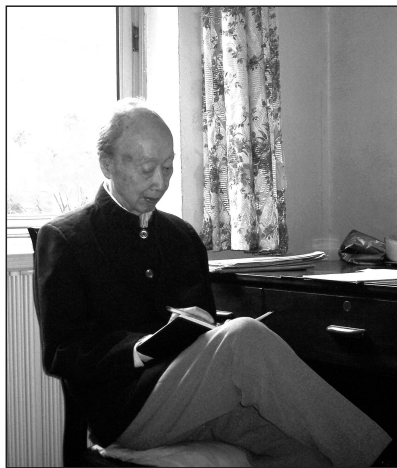
失之一何愚。一次我在琉璃厂闲逛，突然看见一个古籍书柜边熟悉的身影：一位老人摘下眼镜，旁边放着一个陈旧的人造革黑皮包，双眼正在贴近书本聚精会神地看书。原来是爸爸！看到我后，爸爸连连指着书对我讲：好书呀！好书！

在爸爸的弥留之际，我在他的耳边讲：

老爸，我们何时再去琉璃厂书店？我刚给你买了新版的英汉字典、新华字典、唐诗宋词，还有世界和中国、美国地图，你带走读吧。爸爸突然睁开了眼睛，抬起头，冲我笑了！

天堂里有书店和图书馆吗？爸爸一定在那里！

### 103 岁校友、铁道工程专家王柢去世



10月8日上午，清华五级校友、铁道工程专家、综合优化工程决策原则的创立人、西南交通大学资深教授王柢在睡梦中平静离世，享年103岁。

王柢，字伯柢，祖籍江西省东乡县，1911年1月28日出生于北京。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1933年毕业，是清华五级校友。在清华读书时，他曾连续四年获得家乡江西省提供的奖学金。1944年，王柢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政府公派赴美留学。由于成绩极为突出，美方在迎接他们的仪式上宣布，王柢的身份改为研究员，并给研究员的待遇。后成为美国工

程师协会终身会员。1946年回国后任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材料试验所所长。

1949年以后任唐山工学院、唐山铁道学院、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他历经风险将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材料试验所的人员与设备留在大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建院奠定了基础。他长期从事工程教育事业，培养了许多场站设计人才。率先提出综合优化工程决策原则并积极进行探索研究，倡导应用，对我国工程决策纳入科学化轨道做出了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985年为侯月铁路的设计解决了关键性难题，为国家节省了近3个亿的投资。他在90岁的高龄还出版英文专著，翻译大量外文资料，学海奋力，笔耕不辍。王柢的事迹，曾被收录进由中国科协编的《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里。